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右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費周密

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澱浦分為
二屯以防東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
明係藉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
說不為不詳然尚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

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
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蕪口楊家寨鹽城此
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
洋緣蕪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
徘徊頭金小湫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
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
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今來戍
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陬山勢瀕就
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閫之築

荆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畿甸可以奠枕若視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淮閩以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却有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眇在海中

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潁口沿
沙岸直上經從東嶽山西嶽山之中以達于舊
海其勢稍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運糧以
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
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於新海縱不攻
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關所當參芻蕘之言
為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
放舟由東嶽山之外望東行使相轉而南則可
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然後經岑海岱山三

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澗
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
然使東陬山有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
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晉進若曰自登
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澗浦則此路雖南
人皆所不諳况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
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
女真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
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間則政

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為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虜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為之備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為兩寨與金山相為唇齒已之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為周密伏乞睿照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
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
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
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
雖寄口腹于牙人家率為牙人多筭火帳其
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
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
台溫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為可念臣兩

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俟同船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膳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

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
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達
人皆知朝廷赤達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家有關

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為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為闕典臣嘗備數該補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叨守近歲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為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

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
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睿
筭其歲用米約二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
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
府經常錢無闕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
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
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
實為千里無窮之幸伏候勅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為行都後戶
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逮成自嘉熙年間督府始
行下調遣前赴上流差使通統制林暉係督府
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
府免調自是遂以為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
春備還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
免行出戍當年遂擒捕到積年大踪海寇數百
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

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
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
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
并往海州除民船稍工稍首共計三十人外又
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
是為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過更戍之
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陸或航海前往
抵贖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
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

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
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
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楊
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
趨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
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
徒鞞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為無
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十
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

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
係慶元府管紹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
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
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
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
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
又皆遊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十四百餘人之常
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校買軍需防守寨
柵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

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闕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遶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為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仗幸而出一塵之警尚可牽補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憲却顧實為之寒心况許浦水軍顧管一萬二

千人其任責止於楊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
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
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
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懇不
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為之申陳者所以陵
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
錢并七事件軍裝一面招項闕額然非倉卒之
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戍淮海兩項
戍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

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疎虞又其最可念者
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坐至則疾病交作寶
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
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歿一百一人加以
數年將盡為異鄉之鬼又自寶祐元年調遣以
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久戍之
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
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
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

知府威聲震於沙漠，黝烈炳于丹青。黃頃郎如
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
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目
每歲為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為米
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府，搗賜優厚，共
為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戍亦該新會
一萬貫。是統為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文矣。
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
作上等勦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

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
此項項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
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為幸甚一防江海之
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
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艘才
一開岸即為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踪
合併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
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即殺一
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畧之所不

載而前史往謀之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
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澉浦
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為京
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楊子江而置
司去京師為遠惟澉浦去京師為近而不知澉
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往
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全有窺
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
人為澉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為宜今定海水軍

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虜則有餘而于遮
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
自膠西放洋遠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
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
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
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道項至錢塘江只一
朝汎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從上渾之處與嘉興
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
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閩額水軍五百人

人人必皆遜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
守可以萬舉為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
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
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
登萊海寇尚與本朝相開而高麗亦竊靡未絕
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沈之意而與求之論
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勢殊臣所以舉此
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此先朝諸臣固嘗言之
非臣之苟言也一慶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

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
命以魚鹽為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
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
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為稱首凡販
海者以百人為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
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
之民最悍而最可用 臣頃奏聞興復砂岸以六
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量今照右例輸納
官租正欲為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七

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却令當
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
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畧如往年兩
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
伍。遇秋時漁田之業。濠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
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
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
則姓名皆在官司。為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
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戶。既永免砂岸

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樹
焚掠之虞時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
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
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溫
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為十番歲起船三
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度分撥前去淮東鎮江
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
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
猶未為大害柰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

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賣弄其家地富
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賂嗚眉吏隱免則假借形
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
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
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
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
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
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為海寇每歲過
夏初則海船乘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

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於
鷄犬環三郡二三十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
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
尺貢具則踈畧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其文塞責
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夫險之防以人心
為本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既有緩急何恃
而亡恐臣已結為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
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
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貢具必齊整

稍大必強壯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
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貢具招稍大之
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過當把隘之日則
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
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吏
膏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
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
從然將就緒實為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沿
海凡有九寨口大嵩管界海內白峯岱山三姑

岑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創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為犄角肅清海道承平既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買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問兼九寨巡檢名係軍班部吏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目不暇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嘗惟循襲故格剋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具甚矣區區欲望朝廷將九寨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辟曾

從軍伍諳熟海道慣會船水之人充巡檢職事
底幾頭目之人以浙更易眾聽不驚而寨卒亦
漸可訓練教習以無用為有用仍遇有盜賊許
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並與
水軍一體施行曾為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
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豈不願仰遵宣
諭指揮盡心力而為之但大槩非赤

然亦且及暮而已爾今者

仰憑帝力祿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侵息而臣
年再冉其將暮行昧昧而未休疾病榮身愛畏
銷骨爰澀忱恟之悃曲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
陛下垂念益惟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謝僕追
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

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黃熙

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
故臣自去秋領郡即將寶祐元年秋料一年夏
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蠲闕近
又以明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
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
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吏寄庫扣戶
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為交頭見在被監

之人不下數十百凡累老幼哀鳴可念某盡行
蠲放仍將本在趙積到錢代為填納總為錢六
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
前兩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
貫九百單六文該載並見榜文簿曆歷非欺
今官無拖俸軍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稽違網解
而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尚增會子一百餘萬貫
見錢五萬貫元交割未止一千八十三石今倉
中及見在平江收糴在路之未共管二萬餘石

繼臣之後者自可卧而治之在臣別無一毫規
避并乞睿照

奏按象山軍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兩澤
愆期偏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蠲大
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
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
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為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
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續據
差下象山縣吏貼奉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

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并取到
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大使
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貨錢
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
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
放貨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
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曾遵照指揮放
免所是貨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
完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

放設若貸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
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
因聞胡三十太等 狀其縣吏毛益即取覆知
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
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事臣竊
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
山豈非王土乎為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縉紳非
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戶視之如無
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苦甚微關係實大司馬
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為言其旨深矣臣欲望
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辰量
與錮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
縣寄居房賃最多不有上旨不伏銷放之人施
行一二庶足為慢上剋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
為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糶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夷攷本府不可支吾之因
專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中乞就淮西管下
歲糶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
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糶亦不拘十萬之數
本府兩年之間百計題聚官錢僅能糶及六七
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
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糶四萬石以備支
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

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備上件義倉粟石共為米
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
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
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尅期尅日以待此米
之至又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上軍共一
萬餘人軍糧寡足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
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中聞欲望朝
廷特賜教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以降
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

因待救之切 詔子 臣 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
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
儲又委本司叅議官趙汝侔前往嘉興府收糶
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
江府管下收糶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
行糶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具仍復把持
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
劄各處及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勅旨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臣俶涇危衷仰干聖聽 臣一介踈遠祇事聖明

三紀于茲旁無舛熾之振自頃至踵悉由陛下

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 臣起自書

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

優逸山林即是 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裏此

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

起之鄞間 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

日今海道不異邊險且詔鄉守諭旨準發 臣上

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
雖知勉竭疲篤竟亦何補毫髮去杖僂踰再考
復被因任之命持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
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 臣 不當於
此時乞身免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
告宰臣乞賜密啓蚤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
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其哀實非旋為飾說今
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
命團結三郡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

隻見以籍冊奏中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亦皆圓備且帑有餘賢倉有餘粟凡可以為此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在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地人特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是用殫澁惻怛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待帷幄曾獲

備心背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少負國家憐
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
鳴難任鞭策察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即非詭
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掛神武之冠或禪
奉祠退伏田里獲遂首丘之願又臣竊伏惟念
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
膺首選者俱已准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軫豈
惟臣羞臣惟臣羞
之舊必賜興憫俯垂聖允臣
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真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
溫詔備極哀哀銜戴洪恩惟增深墮臣聞臣子
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瀆以
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愬伏念臣行年
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
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
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為百疾於是臣竇病
矣其所為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其事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
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
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
訓矣而此邦積虛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
為守者不過依違澆忍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
嘗為百姓伸枉寃直是非臣自惟嘗忝軍輔為
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田里以弭盜賊臣之
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而坐視其嘆息愁恨
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

之難百姓稍獲蘇醒但以臣之力拙而致怨者
多矣怨之不已則譏謗興臣籍曰無愧于心然
以衰頹疾病之軀而處譏謗四集之地豈大易
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
惟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
聖衷然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而畏譏者十有二
其形容譏人之狀稍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
俄度者於是臣之心志膽氣日營皇消燼而百
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非陛下曲賜覆持俾獲

善罷則身難保何裨於國恭望聖慈重加憐憫
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僅延一日之殘喘即
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

三漉丹烟上月聖聰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

愛心病於止棘之憂游貢封章懇祈聞退聖恩
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蒸民之詩訓臣以
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
切不必重請臣祇承明詔感極涕零但臣之真
忱實有不容自己者謹即是詩而徇陳之且其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表仲山甫之勤
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

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謂不
挽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
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何與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戎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
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
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為保身之謀正為仲山甫
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靡及

忠勲如此而尹吉甫尚為之隱憂臣寔何人不
堪為仲山甫執鞭而鈴竝孤立則有類尹吉甫
之所云者臣何敢獨特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
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
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
以為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
鈍可耻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
亦可耻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
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

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念其坎漂
平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攬拂威命特推從欲
之仁俾遂首丘之願臣儻未遽溘先朝露猶可
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
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為聖世無玷缺之
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
寸衷雖不獲糜捐以效報尚當啣結以酬恩臣
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皇懼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輒瀝卅忱上干聖聽哀悼之蹤待罪海閩歲
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驚然日增於疾疾固嘗容
陳州幅屨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
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顯告君
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憐即垂睿斷令臣歸伏田
里退安晚節或昇真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
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激切懇祈
之至伏乞睿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
拜俞音仲再稽以顙天望九霄而跼地竊惟臣
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
終之義顧臣沒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
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蔑
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謏陋積誤未
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策於鶩胎抑且拔擢之峻

徧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
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
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况復平生之
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蜀范鎮謝事之期已
踰兩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
月之明曲賜瞻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
帷特俾肖翹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
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

恃禮四事

臣頃待罪鄞間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
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
而侍經帷一放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
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為歲臣感激流涕不
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載
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
葵向之忱輒吐涓埃上裨海岳恭惟皇帝陛下

臨政願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
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
忱憂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
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
有彼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
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
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
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
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

之際多違謹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故
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
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
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
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
存外之即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做奉公之
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為一己之苞
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

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讒蒐思誣善醜正無保悟
愛護之意有挫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
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
下情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道
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
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
下蔽蒙耳目塗塞恃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

之節微全身保家之計精憫時憂國之念薄是
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虞彼竊而
用之乎譬之身爲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
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
導我也顧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
群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
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即開明臣區區之愚
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亟
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

布四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
不嫌於深責已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真是自
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
狄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
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 臣遲暮之迹比從郵聞
屢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廁經幄一放
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切 臣跪誦一
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寇已迫於江沱廣寇
已諭於省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徇出處之
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請之末時効一得
之慙上裨聖筭不料僅入國門即被別庭之命

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黽勉夙夜應
酌科瑣然不過粗安京師畿甸之人心豈能遽
却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尚不
能矣七年之病況沉痾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
頃刻之艾矣之使靈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
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驍將以禦侮援師雲集
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
心無高山大澤以為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為之
防如履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

江城門交射而却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
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
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湘
矣今又八九日師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
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
上下將何以為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
旦之所能辨竊恐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胎笑
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
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

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為寬譬之言曰此非鞋也
變也又曰此變與潰兵合也非真鞋也又曰雖
鞋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鞋所志者金帛子女
既有所擄掠不久能自適也此言幸而中則可
竊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
臨縱食為此言者之內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
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
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鞋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
當作如何布置規具手疏以聞却乞降付臣恭

酌度臣可資衆並以為處置之決毋徒曰國家
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睿照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克前日之

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彌狄難事

景定元年

臣一介遲暮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

臣重惟主愛臣辱不敢以時艱為避就力疾赴

闕始不過謂器侍經惟時貢小惠而已不圖聖

恩復加柄任臣既入國門無穴可逃冠勉就到

條五越月賴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

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

賊智愈深賊勢漸濶垂蠹木而往葺蚕食葉而

浸淫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為進以久
為速以聚為散以容為主以徘徊延欸之形藏
飄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訛設詐仗被擄而來
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
寬吾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與
消吾腹脇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內固
已因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恠
士創為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
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誣之為虛議論凡殘

民赴下陷害忠良之舉及推之為實事功舉一
世之人猶食福衣錦而趨之者則與亂同事之
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
治同道之事也創詳訐之名標不靖之目以空
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殿
民以附賊毆士以從賊毆天下之人以不仇賊
而反幸賊夫人主欲有所為而大臣不敢糾其
非大臣欲有所為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
其非附和逢迎媵阿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

之一點朝廷之上可為靖矣可謂不諱不訐矣
詎料積而為夷狄之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稔
禍之臣櫻擊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
痛哉 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覆
深思惟有祈天永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
謂祈天永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澈而已天下
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儻
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
與天合則皇天決未悔禍皇天未悔禍而欲避

之悔禍猶却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都俞吁咈口口只是
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悅以人主
為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慤易達善惡是見感應
易學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縑黃禱也
如使意不悅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
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
護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盡惑之

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豈殖之根未除徒
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
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
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
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
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
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克前日之悔悟而
更為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
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

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己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冊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

泯亡瘠亡黯無晶光以至於弊臣負此沉寃九
隕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鬣髮盡白疾病轉
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請聖
黃天黃天幸聽臣言而黃天不為之佑助夷狄
不為之消彌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
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
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
不能自盡其難而猥効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
可赦并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斧鉞是

乃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臣心迹則臣死猶生也執筆據詞無任隕越感涕之至

貼黃臣竊惟韃賊截江中流為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剗殘被於三路何翅孔明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臣

虞其為數所囿而莫之首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

慮百結寸腸於是臣之前䟽五就橐而五就燬

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
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
賊已踰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蹈賓柳而東謂
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

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

界限

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遊頃自鄞閩
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
寇踰省柳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
幄召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為避
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容侍禮廩時貢小忠而
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
國門無路可逃通勉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

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寃沉畢達幽枉臣遂
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
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
哭流涕為陛下言也前日忽覩章鑑塗歸高斯
得之章臣為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
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
但聞斯得為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
之輩親黨數人即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為擊節
臣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

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
素其好為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下忤首相
之意而陰窺容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
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
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檢成免狄之禍
實為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甫為善類伸
一線之脉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臣實痛焉如
斯得闖漕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寵

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減口而反以為證乎近日
職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冠啓戎使國步顛
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為之不御枕席為之不
寧鑑胡為盡付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戕拭
錄用之斯得乎切見鑑塵容俗狀謔笑脅肩徒
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安途斯得縱
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洪
汨依違嘗薰舐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為
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宰臣呂

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董
厚遠黃慶基為御史劾蘇軾兄弟宰相呂大防
力爭乃罷厚遠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
最為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
非辨曲直况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
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
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為陛下告
也臣冀叨柄任蕭叅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
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救解群

小噉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臣亦豈容不
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臣乞為弟鑄除郎又
乞為除職因任又為其姻家即假求歸班臣實
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
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繫甲
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
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
成夷狄之陰臣雖臨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

手既以開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貼黃臣頃尸鄞閩抗疏乞身固嘗告陛
下以臣骨相素竒也而命運適衝併若留之一
方必將與災召繫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
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叵測因停則智長事久
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臣既
無耆龐福父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
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臣退伏田里
別選竒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旬之間髭

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
睿照 又貼黃 臣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為陛
下陳之 臣最痛切者群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
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
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
得為湖南提刑嘗發部民陳銜老之姦惡清之
當國遂將銜老黥籍而高鑄者為銜老行財營
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黥配時高鑄名高
鑄後方改名鑄冒受官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

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阿之域於是大全用
章鑑之弟章錡為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
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與憲違人攻訐又積
與憲之怒而沈炎實為與憲心腹牙爪大全高
錡於蹤指示而炎甘為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
脉貫通故鑑又為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
愍陛下使陛下真以為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
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
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為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

索高鑄元配案視閱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
鑄一點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畧不顧惜上天為
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
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
敢批鱗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
才永錮之士其懷護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為

巨蠹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

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徇利如

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

節獨光明俊偉為朝碩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

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

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庾金等抗疏言事謂之

非諛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庾金蓋謝方叔

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庾金

實為選士已而臣叨塵右席庚金猶未有一日
考任臣拔之為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
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
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
明聖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
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
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庚金誥臣必
欲以大盜誣治鄉民特邊遽正急內地愆少多
有嘯聚奪攘之證臣亟行布置彈壓僅得無虞

度幾其不為外寇之資未免斥却庚金而庚金
怨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為就何人屬吏以外
改文字白臣但見其嘗為校勘而不知其嘗
為宗諭頗難之饒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
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為
校勘者也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為左降
殺今武學諭黃夢炎致曲於臣亟叙之為將士
而元岳亦怨臣昔者有蔡抗係臣已酉省闈所
放進為其改秩其登朝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

引之為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也人方議其進
推之驟屬臣薦徐霖為說書而抗恨不已及於
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故以
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
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為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
等謂弄蹟在前可振快而趨之或能動搖臣或
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
去朝廷亦可以為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為
暮抗也遂庚金所寄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

會權郎只會兼講畧不能助我革立赤幟則其
貪愛官職怨懟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
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
也宋臣為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割及其
腹雖充千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
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
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遠棄斥之意
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為決哉特
聖心仁厚不能為四夷之避而已然以臣愚見

內外皆祠也孝宗嘗置甘昇於霑寧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輦轂之下以滋輿人之議也沈炎自為小官本無大過持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辟於其手且彼苟言之其全之黨而奏疏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

聞風而招威又曰睿謨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
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廷無壅朝奏夕
報捷如影響夫招葉漸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
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
事機戶庭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為黨亦
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
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
攻壘諫有壞綱紀然臣切觀仁廟朝蘇舜欽為
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為御史

中丞高若納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
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
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
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
攷也端平初陳垣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史侍
御史何瑄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瑄為權
戶部侍郎處久為秘書監而垣出知處州陛下
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臣授任
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

時即欲具疏敷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
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
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
知陛下謀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
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
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為陛
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
之賢才乎言路之耳為陛下鷹犬者肯為天下
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為給舍臺諫者近習恩

幸之臣與其為鷹犬之臣肯為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畧定矣高宗以經延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誅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是有所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多瑣為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秘罷為徽猷閣

直學士知秀州如霈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
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
去給事中也而陛下以為不當干預毋乃非高
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
控制宰相不知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
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
私人祝其薦引以為臺諫不分內外上下締為
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
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臣愚見曷若以一

權侍郎解炎臺職而徐庚金方應於程元岳楊
湖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揚之義
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去
冬固嘗疏矣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
金等之私意而後叙天下之公議者蓋欲釋陛
下嗾使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臣不任拳
拳取進止 貼黃臣猶有未畢之悃敢教陳之
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奕為戶部侍郎兼知
臨安府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來機而出之則

物論之定久矣然臣惻心定慮謂乘機則有機
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陰消夷狄故
止告陛下曰矣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臺端
又踰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
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
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
無忤而臣則無愧於心矣使為陛下臣子者人
人與天為徒而一毫人為不難於其中則夷狄
之禍何至披猖至此柰何為小人者固不知所

謂天而號為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純以天為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猶虜何足畏哉并乞睿

照

同日具奏四事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
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就紹興府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况
極佳若陛下以此昇之亦不失仕官之樂并取
聖裁 一乞御筆沈炎除權戶部侍郎徐庚金
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 一
乞內批高鑄令霸管州軍決春秋二十配本州
牢城仍籍沒家財 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

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
劄既不付出却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
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奏劄沈炎姑
少緩除出庶免為草茅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
宜深悉 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
進三條即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兼尤
妙所是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
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 臣恭准
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 臣愚見當來若

以吏權從而出則庚金等與祠為稱今陛下既
少遊吏之出則庚金等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
然大畧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
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聲之未
離親橐道章達塵洲聽臣某哽頓首伏念臣
迂愚寡陋涼薄多竒方先呈策之加定之中濫
叨首選逮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預勞招被三
紀之寵榮為一時之歆艷風波搖兀不知幾賴
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僅成於拱把迄備股肱
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

裴度浮沉於既老乃據臂以冥行富弼畏忌於
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積為尤戾合抵誅夷仰聖
度之寬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
緣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竅迫憂危既極
疾病交侵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曾參時啓於
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
之長無為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
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
方升一堂載廢載敬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

大畏小懷臣欲痛號吳邑差入地百骸將散傾
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
瞻天戀聖傍徨哽噎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某
哽戀頓首謹言